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2026年开年荧屏，年代剧迎来扎堆上线。黄景瑜、关晓彤的《岁月有情时》刚唱罢东北厂区的青春之歌，陈飞宇、孙千的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携上世纪70年代纯爱登场，梅婷、田雨的《好好的时光》以市井温情压轴。三段岁月，三种气质，各有各的动人。

《岁月有情时》把镜头对准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工业城，剧中工厂的变迁是一代人的命运底色。黄景瑜饰演的张小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厂区少年，关晓彤饰演的严晓丹是敢爱敢恨的总工之女，他们俩与好友夏雷组成“铁三角”，在厂房、家属院、冻梨与二八大杠间度过滚烫青春。

这部剧开篇镜头对准尘土飞扬的露天擂台，少年张小满站在人群中央，身形挺拔健硕却带着孤勇，被赌局内定必输的比赛，却被他一拳拳到肉的猛烈反击击碎。这开篇奠定了整部剧的精神底色——这是属于青春的滚烫。剧集中，张小满身上那股从拳击台延续到人生里的“不服输”，成为最动人的线索。他是厂区内无依无靠的少年，却凭着一身硬骨在生活里横冲直撞；他经历离散、挫折、漂泊，却始终守住内心的情义与坚守。关晓彤饰演的严晓丹同样滚烫，她清醒独立、敢爱敢恨，在时代洪流里保持自我，与张

三部年代剧捧出滚烫的旧时光



小满并肩走过最滚烫的青春。两人的故事里，有厂区少年的莽撞真诚，有时代转身的遗憾不舍，更有刻在骨血里的滚烫生命力。

如果说《岁月有情时》的滚烫是外放的、粗粝的，那么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则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以一场“假结婚”开启心动。孙千饰演的女工费霓，一心想靠高考改变命运，为分房、为前程，与救人受伤的知青方穆扬达成“契约婚姻”。8平米筒子楼，上下铺夫妻，桌

上划着楚河汉界，日子过得克制又清醒。陈飞宇饰演的方穆扬温柔赤诚，在失忆与清醒间，默默守护、悄悄心动。从利益结合到真心相许，没有狗血纠缠，只有粗茶淡饭里的彼此照亮，在恢复高考的时代春风里，两人并肩追梦，把算计过成相守，将遗憾酿成圆满，还原了父辈爱情里克制的滚烫。

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描绘了极有年代印记的爱情，是克制之下藏不住的心动和滚烫。没有轰轰

烈烈的告白，没有甜腻浮夸的桥段，陈飞宇饰演的方穆扬与孙千饰演的费霓，以一场“契约婚姻”开启了心动。他们在狭小的筒子楼里划定界限，在粗茶淡饭里彼此靠近，在现实重压下悄悄心动，所有的爱意都藏在眼神里，细节中，含蓄却灼热。

剧中另一对可圈可点的纯真爱情是方穆静和瞿桦，数学才女的人生选择从不含糊，因家庭变故，她冷静选择婚姻以保事业，她以为

自己是瞿桦前女友的“替身”，终于在瞿桦执着的行动中彼此奔赴。他们的感情，克制中藏着深情，现实中坚守本心，没有矫情的拉扯，只有相互尊重与坚定选择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最是人间烟火，梅婷与田雨演绎中年重组家庭的半生温暖。机械厂钳工庄先进与歌舞团出身的苏小曼，各自丧偶，各带儿女，因一场公交车上的见义勇为结缘，带着五个孩子组成热闹大家庭。没有激烈冲突，只有柴米油盐的磨合：饭桌上的饮食差异、孩子间的小别扭、下岗后的生活困顿，都在彼此扶持中慢慢化解。庄先进（田雨饰）的憨厚踏实，苏小曼（梅婷饰）的温柔坚韧，把平凡日子熬成滚烫的生活。两人初婚磨合时，为了煮一碗红烧肉，火候与调料拿捏各有讲究，煮得锅气四溢，却也闹出过小小的“厨房风波”。梅婷饰演的苏小曼去歌舞厅唱歌赚钱，田雨饰演的庄先进便成了她的“专属保镖”，无论多晚，他都会骑着旧单车在路口等她，手里攥着热乎乎的红糖姜茶。工厂改制，庄先进下岗摆修车摊，苏小曼就换上工装陪他守夜岗。两人没有一句抱怨，靠着一修一唱的收入，第一年就攒下了8000块巨款。面对分房政策可能拆散家庭的压力，庄先进蹲在楼梯口抽完烟，回头只说了句：“分不到房咱就租，一家人在一块，啥都能缝起来。”

三部剧，三种风味：一部写青春与故土，热情滚烫；一部写初心与爱情，纯粹干净；一部写家庭与相守，烟火绵长。年代剧总能让人在岁月肌理中被打动，这是滚烫的旧时光啊。

写给爱情的即兴曲

□胡婷

在浩如烟海的爱情电影里，《爱乐之城》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不再讲述一个关于“得到”的故事，反而描写了一段未完成的爱情。米娅与塞巴斯蒂安的相遇、相爱与分离，像一首未完成的爵士曲，回荡着比圆满更动人的余韵。

塞巴斯蒂安对爵士乐的执拗、专注打动了许多人，他带着米娅钻进破旧的爵士俱乐部，两眼放光地告诉她：你看，萨克斯和小号在对话，爵士乐诞生于地下酒吧，人们语言不通，却能通过音乐交流。那一刻，他说的是爵士乐，也是自己，还有一颗渴望被理解、在功利世界守住一方纯粹的美好初心。

电影把爵士乐的内核悄悄融入了爱情之中。爵士是即兴，是摇摆，是在规定的和弦里寻找无限的可能。塞巴斯蒂安和米娅的爱情也是如此。他们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星空下飘浮，在科罗拉多街大桥的暮色里散步，在灯塔咖啡馆的昏黄灯光下谈论梦想。一个个片段美得像即兴的华彩，瑰丽的霞光，仿佛可以永远这样下去。可雾月难逢，彩云易散，爵士乐终究要回到主旋律，像两人的爱情，再绚烂，也抵不过一纸现实。

有人认为，电影讲的是梦想与爱情的冲突，但在更广阔层面，电影讲的是两种对待梦想的方式如何渐行渐远。塞巴斯蒂安想开一家纯粹的爵士俱乐部，拯救正在消亡的传统爵士，米娅欣赏的也正是他这一点。但后来，他为了生计加入了流行乐队，塞巴斯蒂安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弹着电子合成器，米娅站在台下，眼里全是失望。她爱的那个男人，怎么可以背叛自己的内

心？可她不明白，塞巴斯蒂安的妥协是一种迂回策略，先立住脚跟，才能谈守护爵士乐。

而米娅从小镇来到洛杉矶，在咖啡店打工，一次次试镜，一次次被拒。她的梦想更直接、更残酷，她要的是被看见和被认可，成为人人簇拥的女明星。塞巴斯蒂安问米娅，“你什么时候在乎观众喜欢什么了”，米娅的内心是崩溃的。这句话击中了她内心的恐惧，如果没有观众喜欢，演员还算是演员吗？音乐可以内省，可以只为取悦自己，但表演天然指向他者，米娅对此无可奈何。两人本质的不同，造成了最初的裂痕。

此次重映时隔9年，再次讨论《爱乐之城》，发现结尾那段长达十分钟的蒙太奇，仍然是诸多电影难以逾越的神来之笔。塞巴斯蒂安在钢琴前坐下，弹起那首属于他们的主题曲，于是时间倒流，一切重新开始。在这个平行的时空里，他深情地吻了她，他没有错过她的首演，她在巴黎获得成功的同时，他们也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日常。但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回到现实的米娅与塞巴斯蒂安隔着舞台相望，她眼中含泪，却终究转身离去。两人之间存在爱，但已不存在占有，哪怕结局已定，他们依然愿意在回忆里为对方编织一个完美的梦，让对方带着曾经的爱意继续前行。

在塞巴斯蒂安看来，爵士乐里每个音符都很重要，音符之间的空隙也同样重要。他和米娅的爱情也是这样，那些在一起的瞬间很重要，分开后，你如何成为你，我如何成为我，也很重要。

雅克·德米的《瑟堡的雨伞》中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被现实击碎，《雨中曲》里，唐在雨中欢唱，

把孤独变成了狂欢，他与凯西从欢喜冤家终于走到一起，《爱乐之城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开创了自己的表达方式。它不再追问“爱情能否战胜一切”，而是承认有些东西比爱情更宏大，比如梦想，比如成为自己的渴望。塞巴斯蒂安最终开了属于自己的爵士俱乐部，名字用的是米娅当初为他设计的logo，米娅成了成功的演员，拥有了美满的家庭。他们都实现了当年的梦想，只是不再拥有彼此。这种“得到”中的“失去”，以及“失去”中的“得到”，远比单纯的悲剧或喜剧更接近生活的真相。

导演达米恩·查泽雷借塞巴斯蒂安之口告诉观众，真正的爵士正在消亡，他让米娅在最后一次试镜时唱道：“献给那些爱做梦的傻子。”导演知道现实的残酷，知道大多数人的梦想终将落空，但他还是选择用绚丽的方式，把那些追梦的瞬间呈现在银幕上。电影之所以美好，不是因为两人的结局都指向成功，而是因为追梦本身就足够美好。像片名“La La Land”，既是洛杉矶的别称，也是俚语里“脱离现实的梦幻之境”。导演用两个小时，为观众搭建了这样一座城，它承认现实的重量，却依然选择相信梦想的光芒。

这首未完成的即兴曲，其实已经完成了它自己。爵士乐从不追求正确结局，它追求的是在每一个当下，真诚地回应彼此。塞巴斯蒂安与米娅曾在彼此的生命里，给出过真挚的回应。至于后来的分离，不过是曲终时，回到了各自的旋律线上。就像爵士乐，除了即兴之外，它还允许每一个聆听的人，为它续写自己的结局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）

